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32

CHL 8908/7914

7919.01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九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猷菴增補

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少有大志，好學，善屬文。初事周帝，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意甚美。帝嘉之，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隋主受禪，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因而遣之。素乃造大艦，名曰

○大○言○有○

○變○之○才○

○亦○見○應○

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栢竿。並
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日黃龍置
兵百人。其餘平乘舳舻。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
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
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
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盡日下船。
彼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
之。素親率黃龍千艘。啣枚而下。又遣開府王長襲引
步卒從南岫擊欣別柵。又遣大將劉仁恩率甲騎趣

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擄其衆。勞而遣
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水軍東下。舳舻蔽江。旌甲
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
公卽江神也。陳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鑿巖
綴鐵鎖三條。橫絕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
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乃徐去其鎖。仲肅復據
荆門之延州。素遣巴蜨率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栢檣
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
身免。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總管。出塞討

之先是諸將與敵戰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
 參輦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非
 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
 之喜曰此天賜我也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
 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素出靈州擊突
 厥突厥敗走素率騎追躡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
 逸令其騎稍後乃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敵並
 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乃趣後騎掩擊大破之
 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口庭漢王諒及先遣茹茹

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天賜子并力拒守素
 將輕騎五千人襲擊之天保敗走賜子懼而以城降
 有詔召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言帝因以
 素為并州行軍總管率眾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
 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如禪撫計諒遣趙子開擁
 眾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
 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
 其營一戰破之殺傷甚眾遂進逼并州諒窮蹙出降
 餘黨悉平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大抵治軍

如此嚴

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克而行軍亦是一法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陷陣而還無問多寡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故戰無不克稱為名將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素時貴幸言無不從故素雖嚴刻士亦以此願從焉大業元年遷尚書令卒

斷曰

楊素何恐富貴逼臣隋主受禪力請伐陳造作大艦填江塞津步卒南岸擊走戚欣浮江而下望若天神秋毫不犯大悅陳人達頭犯塞騎陣擊奔追躡突厥急恐紛紜使其頓舍一掃如雲漢王諒反屢戰立勳最有權術嚴于治軍盈前流血言笑自尊臣才美矣但不至純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初未知名惟隋文帝一見即謂人曰長生郎武藝超群言多奇畧後

之名將非此子耶。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帝以趙
王招女妻之，遣晟送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
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嘗有二鵬飛而爭
肉，因以兩箭授晟射之。晟彎弓馳往，遂一發而雙貫
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
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托心
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其山川形勢，部衆強
弱，而盡知之。時文帝作周相，晟以狀白文帝。文帝大
喜，至隋得天下，開皇元年，攝圖乃曰：我周家親也。今

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攻陷
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
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
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
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於離間。因上書
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胡騎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
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
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奸多而勢弱，曲取
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

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惟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可一舉而定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目覩。上深加嗟異，皆納用焉。因遣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賫幣賜

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腹心，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回兵出塞。旣而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乞通婚，許之。晟因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晟又覘知雍閭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

狗賈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晟因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人。晟皆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為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弓。發皆入塵。啓人之朋。卒勝。時有鳶群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皆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資。晟獨居多。尋又詔晟取晉王節度。出討達頭。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

胸有戒并

絕技

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毒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晉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望風而靡。靈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兩足下垂。彼地謹驗兵書。此名洒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此輩。宜在今日。因詔楊素為

不但勇而且通天文真全材

可稱號將能令人

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並染干北伐。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亦以病卒。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若長孫晟在不。令胡人至此。

斷曰

長孫工射一貫。雙鵬處羅有識。密與之交。山川形勢。因而昭昭。隋有天下。攝圖牢騷。南侵合衆。勢盛難消。隋主大懼。築城阻撓。晟因書啓。胡衆最豪。兵力難制。離間易挑。上悅其計。賜燾以驕。再引使上。疑貳已牢。鐵勒反告。能不驚逃。染干婚後。警輒奏。

朝賜射。鳶落獲。賚獨饒。毒流破敵。聲比雷。高受降。再出早。死于勞。若使長在。許誰咆號。

韓擒

韓擒字子通。河東垣人也。少慷慨。以膽畧見稱。周太祖見而異之。及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開皇初。隋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拜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

於新林江南父老素仰其威信來謁晝夜不絕陳人

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

而潰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于擒擒以精騎

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搗之曰老夫尚降

諸軍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叔寶賀若弼與

擒爭功于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

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畧不交戰豈臣之比

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乃敢

先期逢賊便戰令將士死傷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

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

其巢穴弼至夕方叩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赦

罪不暇安敢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勲擒遂進

位上柱國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

陽渙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

虎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

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

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

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懼不敢仰視無

稱良將

威名如此可

良將妙在不戰而勝

何其隣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異而問之
 其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
 擒家曰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荅曰閻羅王子弟欲
 捷之擒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為閻羅王斯亦足矣
 寢疾數日卒

斷曰

韓擒隋將膽畧不磨平陳既任慷慨操戈采石宵
 濟金陵暮過蠻奴降伏陳主手摩功與弼較方知
 其多黃斑有識青驄應歌突厥識面仰視敢麼生

為柱國死作閻羅斯亦足矣更想誰何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確陽人也驍勇便弓馬隋高祖
 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事高頰曰文武才幹
 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為吳州
 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為已任與壽州總管
 源雄並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
 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開
 皇九年大舉伐陳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

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蔽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而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若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因襲南徐州。拔之軍令嚴肅。有軍士于民間酤酒。弼立斬之。進屯蔣山。陳將魯廣達任蠻奴。田端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端先犯弼軍。弼擊走之。廣達等相繼遁。進弼軍因而屢却。揣知其驕。士卒且惰。乃督勵將士。殊死而戰。遂入破之。麾下擒摩訶。至弼釋而禮之。遂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寶視之。

叔寶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既射。亦一發中的。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

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鬪將非領將
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曰
惟殿下所擇妄尊自大不免滅亡弼意自許為大將煬帝即位尤踈忌大
業三年終坐誅

斷曰

隋主選將文武欲俱除去若弼更有誰如所以委
任平陳是圖防人交代炫幟耀旗驚而細視認常
認虛及至大舉安然長驅蔣山大戰不戮不屠直
入北掖叔寶已俘功名赫赫宰相所娛將軍如故

能不嘯嘯怨望下獄一旦名除後雖復爵疑忌情
踈評人猛騎大將自居驕狂不遜終坐于誅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騎射尉遲迴之亂
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鴈飛來萬歲

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為將必有所長方能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

悅服及與遲迴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戰官軍稍却

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數
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

頗相關涉。坐除名。配燉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
單騎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克獲。突厥無衆寡。莫
之敢當。其人殊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
亦有武勇。戍主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
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
每與同行。輒入燉煌數百里。名讐北夷。竇榮定之擊
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
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選
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

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
戰。遂引軍遁去。及高智慧等作亂。從楊素擊之。萬歲
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
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
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
乃置書竹筒。浮之于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
上其事。高祖嗟嘆。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
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命萬
歲率衆擊之。賊屯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

諸葛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
令倒其碑而進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
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
將夔翫入朝詔許之夔翫因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
萬歲以金寶萬歲于是捨翫而還蜀王秀時在益州
知其受金及翫反覆乃奏之上令窮治其事皆驗
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卿豈社稷臣
也大怒將斬之僕射高煥諫曰萬歲雄畧過人每行
兵用師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致力

雖古名將未易過也上意乃解開皇末突厥達頭可

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
出馬邑道出塞至大斤山與敵相遇達頭遣使問曰

隋將為誰侯騎報曰史萬歲也突厥又問曰得非燉

煌戍卒乎侯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

追百餘里大破之斬數千級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

曰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于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

將士稱冤萬歲還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

氣憤厲忤于上上大怒令左右擗殺之死之日士庶

取禍之道

令人喪膽而去一何雄也

聞者莫不冤惜之。萬歲爲將不治營伍。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敵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窮。號爲良將。

斷曰

史公善射。射鳥應弦。尉遲之戰。每戰登先。受人之累。坐罪戍邊。戍主不識。以爲等閒。大得六畜。方知勇兼一騎。挑戰萬歲。應焉直斬。敵首突厥。驚旋高智。作亂率衆二千。踰嶺越海。直追而前。轉戰千里。音信杳然。盡驚爲沒。竹筒書傳。高祖大喜。賜其家。

錢爨翫之亂。萬歲闔專要害。悉破。翫求保全。既而朝免。又以金緣。因其反覆。萬歲受愆。達頭犯關。萬歲斬。寧知是戍卒。早遁而還。追斬之。績忌者不言。訟功忤上。掾死可憐。

唐

李孝恭

李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唐高祖已定京師。命孝恭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請坑。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豈有降。

招降之法全

唐正史作

者悉縱之由是騰檄所至輒下蕭銑據江陵孝恭數

進策圖銑帝嘉納之乃大治舟艦肆水戰會李靖使

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圍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

用之外示引擢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

與孔明權用西土人亦同意

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

舟當濟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

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

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舳蔽江下

必謂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來及引救到吾已拔江

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

得○到○

降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輔公祐反寇壽陽詔孝恭討

之至九江大饗士杯酒變為血在坐失色孝恭自如

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爾顧我不負于物無重諸公

憂公祐過惡滿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

授首之祥乎遂盡飲衆心為安既而公祐遣將邀戰

孝恭堅壁不出乃遣奇兵絕其糧道賊饑夜薄營孝

亦是誘敵之法

恭卧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營挑之盧祖尚選精騎

列陣以待俄而羸兵却走賊追北且囂遇祖尚軍薄

唐正史作

唐

其

戰○遂○大○敗○孝○恭○乘○勝○破○其○列○陣○賊○赴○水○死○者○數○千○計○
公○祐○窮○棄○丹○陽○走○追○擒○之○江○南○平○初○爲○禮○部○尚○書○改○
王○河○間○暴○薨○隋○平○盜○賊○遍○天○下○皆○太○宗○自○討○定○謀○臣○
驍○帥○並○列○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
以○自○見○云○

斷曰

孝○恭○唐○族○智○勇○無○雙○行○循○巴○蜀○降○者○相○望○衆○請○坑○
戮○孝○恭○酌○量○獲○降○則○殺○誰○復○肯○降○進○圍○蕭○銑○銑○鎮○
破○亡○獲○其○戰○艦○盡○放○滿○江○救○謂○已○破○不○敢○直○當○既○

知○再○進○銑○已○降○唐○輔○公○祐○反○兵○寇○丹○陽○孝○恭○往○討○
酒○浮○血○光○衆○驚○恭○喜○授○首○之○祥○旣○而○擒○斬○河○間○封○
王○人○雖○暴○喪○功○實○難○忘○

尉遲恭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末○從○宋○金○剛○
至○武○德○二○年○唐○秦○王○戰○栢○壁○金○剛○敗○奔○突○厥○恭○合○餘○
衆○守○介○休○秦○王○遣○人○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旣○而○從○
擊○王○世○充○適○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繫○之○屈○突○通○曰○
恭○慄○悍○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卽○殺○後○悔○無○及○也○秦○王○

曰不然恭必叛寧復尋相耶因釋之引見卧内曰丈
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
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卽獵榆窠寇王
世充自將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直趨秦王王危
甚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率兵還戰
遂大敗之王顧曰衆皆疑公叛我獨信無他何相報
之速耶世充列營相對兄子琬乘隋帝廐馬鎧甲華
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恭請與高
甌生梁建方三騎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竇建

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爲伏親挾弓令恭執稍畧其壘
大呼致師及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
伏發大破之隱太子嘗以書招恭贈金皿一車恭辭
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
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
子怒而止恭告秦王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
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恭開
門安卧賊至不敢入因譖于高祖將殺之秦王固爭
得免其後隱巢計日急恭與長孫無忌入白曰大王

成○算○

知○所○適○從○不○爲○金○惑○

有○

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也恭曰處
事有疑非智臨事不決非勇王今自計何如勇士入
百人悉入營控茲披甲矣尚何疑後又與侯君集等
懇懇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
至王怒曰是背我耶因解所佩刀授恭曰即不從可
斬其首以來恭遂往諭之齡等與入計議及隱太子
死恭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
弓窘王恭馳叱之元吉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
戰不解甲恭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

恭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爾來

何耶恭對曰秦王以太子齊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

安遣臣宿衛帝意快立秦王為皇太子坐隱巢者百

餘家將盡沒入之恭曰為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

支黨非自安之道嘗侍宴慶善堂有班其上者恭曰

爾何功坐吾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恭勃然擊道宗

目幾眇太宗不悅罷宴召入切責之曰朕嘗怪漢高

帝時功臣少全今觀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滅非高帝

之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整飾

○餘○黨○雖○為○秦○王○計○亦○恭○自○安○之○計

○不○幾○

○恭○當○寒○心

恭頓首謝恭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群刺之不能傷
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恭
請王加刃而獨去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
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王三失稍遂乃大服

斷曰

敬德歸唐衆疑其叛王獨不疑賜金相贊榆巢獵
遊單雄突犯倉卒無援王幾遇難賴恭橫矛刺賊
馬畔王感其恩報于一旦太子賜金恭辭不看刺
客暗傷恭不爲患玄武變生力謀不憚帝驚直言

隱巢作亂位定事成是其才幹廷擊道宗過于驕
悍唐將英雄將軍爲冠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嘗謂人曰丈夫
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
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而誰哉

○便○爲○人○見○許

隋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
其床謂曰公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唐高祖擊
突厥靖察其有非常志因自口上急變傳送江都至

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乃以私怨斬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遛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入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五千帝喜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囚手敕勞之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兵

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說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就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陵銑將支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擊之孝恭不聽留靖屯守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靖卽率輕兵五

○此○其○時○矣

○避○鏡○擊○亂

○攻○其○無○備○妙

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二將俘甲士四千
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乃降入其
都號令嚴肅軍無所私或曰銑將拒戰同于叛逆請
籍其家資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師弔人而取有罪銑
將被其脅驅而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當以叛逆
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
恐自荆而南堅城死守非計之善也由是江漢列城
爭下輔公祐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請入朝受方
畧副孝恭東討時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

塗陳正通以步騎二萬屯青林自至梁山連鎖以斷
江道築却月城延六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
兵連柵將不戰自疲老我不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穴
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三軍雖精而公祐所自將亦
精銳也既保石頭則軍不可拔我若往取留不得志
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
賊非怯野鬪方今持重以待公祐立計若出其不意
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破則公祐擒矣孝恭聽之靖
乃遣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

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衆雖多不能戰。乃出走擒之。江南平。帝乃歎曰。靖爲銑與公祐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突厥部種離叛。靖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之。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於胡。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躒血日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耻矣。頡利走保鐵山。請舉國內附。遣靖往迎之。又遣

唐儉安修仁慰撫。靖因謂副將張公瑾曰。詔德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瑾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因督兵疾進。義遇侯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頡利亡去。爲大同道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而北至大漠矣。御史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責之。靖無所辯。惟頓首謝。帝復曰。隋史萬歲。彼達頭可汗不

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既而曰向人短公朕今悟矣遷尚書右僕射靖每身○遠○害○在○此○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詔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河道大總管高甌生等五總管兵皆屬焉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生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憂蹙自經死靖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高甌生

軍由鹽澤道後期靖責之既歸而憾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甌生等坐誣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皆謝遣改封衛國公帝將伐遼召靖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靖對曰往不伏老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後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謚景武

斷曰

靖初爲隋察唐有異自口上言事已無濟及唐爲君執靖欲棄靖呼英君豈斬誼士唐祖赦之命征蠻地伏斬冉蠻俘五于計帝喜使功不如過利蕭銑旣降公祐又繫霍衛白韓功足相比往征頡利僅三千騎遂取定襄成功何易再乘詔機掃清一切御史劾之靖惟謝罪帝悟念功加官不議病尚圖功帝爲流涕唐帝股肱李靖其臂

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隋大業末韋城翟

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因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割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時李密亡命雍丘勣又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因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然之以兵五千附勣濟河襲黎陽開倉縱食旬日得勝兵至十萬宇文化及引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圍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鬪化及敗去武

德二年密歸朝廷所有之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
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
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已功吾
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
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
封英國公姓國姓詔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
密以謀反誅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服緘紼葬訖乃
釋從秦王伐東郡有功及太宗卽位拜并州都督貞
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

純忠

忠于一密而不忠于一唐安得謂

遂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渡磧口保於九姓恐
不可得我若約齊約齊輕兵也薄之不戰而縛曰靖大喜以
爲與已合於是意決靖遂率兵夜發勣勒兵從之頡
利欲走磧口勣已前屯磧口不得渡由是率部落五
萬降於勣詔拜并州大都督治并州以威肅聞帝嘗
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胡今我用
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勣嘗暴病醫曰
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
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復留宴顓曰朕思屬幼孤

忠○寵○極○矣○

無逾公者公昔不遺李密今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詔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高宗立遂為尚書左僕射高麗莫離支男生為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於昭陵以明先帝意進位太子太師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無一過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反平虎牢獲戴曾延

引見卧内推禮之後皆為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陽得軍雄信故人也表其林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未決此肉同歸於土為收養其子焉其用兵多籌筭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臨事選將必相其奇麗福艾者遣之或問故荅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没士皆為流涕

斷曰

李○訥○雖○盜○却○無○盜○心○說○讓○推○密○破○充○自○申○天○下○之○
亂○起○於○饑○民○開○倉○一○賑○遍○地○三○軍○李○密○既○敗○表○上○
唐○君○詔○授○總○管○使○立○功○勲○李○密○反○死○收○塋○明○恩○奉○
詔○征○北○沙○磧○前○屯○敵○不○得○渡○降○者○紛○紛○築○城○以○守○
何○如○得○人○暴○病○調○藥○帝○剪○鬚○勻○非○獨○爲○汝○社○稷○計○
深○又○勅○六○子○我○死○汝○親○君○重○如○此○不○愧○爲○臣○

新鐫繡像旁批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十

古閩黃道局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猷菴增補

蘇定方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父○邕○當○隋○季○率○里○
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勇○年○十○五○從○父○戰○數○
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自○是○賊○不○敢○舍○境○鄉○黨○賴○
之○貞○觀○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率○救○馬○二○百○
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

百人。頡利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又從葱嶺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婆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定方。始休士在乘虛而入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後定方復擊賀魯。以任雅相爲副。出金山北。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箭左右翼包之。定方合步卒據高攢。槩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于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斬首數萬級。賀魯西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等率雜彜兵追之。自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

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敵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雙河。時賀魯將敗。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奭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齒。唐之州縣極西海矣。後都曼諸人復叛。詔定方選精卒萬騎。三路襲之。定方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大敗。計窮。遂面縛降。俘獻于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

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南復定。乾封三年卒。

斷曰

蘇子定方。少年驍勇。鄉里賊侵。賴之不恐。突厥從征。乘霧一湧。誅者不勝。降者接踵。賀魯再征。攢槊殊猛。大雪不休。斬幾絕種。後襲諸敵。三路雲擁。面縛而降。獻俘丹甬。論法應誅。苦求恩寵。葱嶺以南。因而朝拱。

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將改葬其先。其妻曰。夫

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乃往應募。王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

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

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

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

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人馬甚衆。師還。帝謂曰。朕舊

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闔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

東。喜得虎將。遷右領軍中郎將。蘇定方討賀魯。仁貴

上疏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今

泥熟不事賀魯為其所服口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

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遣○使○百○姓

知○賀○魯○為○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

熟○請○隨○軍○効○死○時○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詔○仁

貴○往○副○之○將○行○賜○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

卿○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

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

三○矢○輒○殺○三○人○於○是○敵○氣○懾○皆○降○仁○貴○慮○為○後○患○悉

坑之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

漢關九姓遂衰吐蕃入寇命仁貴為行軍大總管率

將軍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郭待封嘗為葽城鎮

守與仁貴等夷及是耻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

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章吾入死地可

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

柵悉納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當即滅之矣

乃約齊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羊萬計進至

烏海城以待後接待封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

二十萬邀擊敗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

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

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

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失鄧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

敗有詔原死除名為庶人未幾高麗餘眾叛起為雞

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因召見

曰今遼西不寧瓜沙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為朕指揮

耶於是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靈州突厥

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

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堯登見之突厥相視失色

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

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

斷曰

天子征遼仁貴應詔兩國交鋒正然相較貴著白

衣突前自効所向皆靡功實炫耀天子見之驚奇

詫妙問喜得人總軍即調泥熟妻孥還明恩造使

知王仁賀魯強暴三矢三人天山降報往征吐蕃

地稱險道請用輕兵待封執拗致敗王師仁貴削

貌傳死象州敵復作耗脫兜示形敵驚拜告方識
英雄不宜顛倒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蘇定方
爲大將軍見之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
乃盡畀以術儀鳳二年十姓可汗何史那都支及李
遮訶誘蕃落以動安西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今波
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
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詔行儉冊送

波斯王子歸國經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
饑乏行儉止營致令曰水草不遠衆少安俄而雲徹
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
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川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
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規
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曰吾念此
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乎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
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
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

本與遮匄計及秋拒使者忽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
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又獲遮匄使者釋
之使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擒狀遮匄亦降悉俘至
京師帝曰行儉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悉
擒可謂文武俱備矣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
都護蕭嗣業討之不克死詔行儉總諸道兵三十萬
往討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為敵抄軍多餒死行儉曰
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
齎陌刀勁弩以羸卒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

車羸兵走險賊驅

水草

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

士突出伏兵隨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

軍次单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更命徙營高岡吏

自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止

不能知

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行儉曰自今

如神不可思意

弟如我節制無問我所以知也阿史那伏念僞稱可

汗復與溫傳合行儉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

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悟密送款且請縛溫傳

以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

斥○埃○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
降○如○受○敵○乃○救○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
厥○餘○黨○悉○平○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
功○建○言○伏○念○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
儉○之○功○不○錄○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
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行○儉○通○
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又○善○知○人○所○引○偏○裨○皆○為○
名○將○度○量○大○所○賜○重○寶○或○為○人○誤○傷○俱○不○校○

斷曰

行○儉○也○賢○兵○術○盡○傳○都○支○誘○動○討○之○用○權○借○送○王○
子○忽○至○西○川○敵○不○設○備○遂○擒○以○旋○兵○不○血○刃○文○武○
俱○全○念○傳○再○反○儉○復○行○邊○糧○車○伏○士○精○兵○後○潛○敵○
果○來○掠○齊○出○斬○焉○軍○營○已○定○命○移○高○原○營○移○方○定○
風○雨○如○泉○前○知○之○妙○莫○不○駭○然○伏○念○向○順○既○得○溫○
傳○應○待○不○死○論○斬○是○奸○朝○政○若○此○敢○不○歸○田○

唐休璟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舉○明○經○高○第○永○淳○
中○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為○不○可○

上疏曰豐州控河過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嘗郡
縣之土田良美宜于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
就寧慶戎人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
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全固今而廢之則河傍
地反為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
從其言吐蕃大將莽布支率數萬騎寇涼州入洪源
口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鏗鮮明謂麾下
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
然其下皆貴臣富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

見解是

取之乃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獲衆築京觀而還吐
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覘休璟武后問之對曰前洪
源之戰是唐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
后嗟嘆西突厥烏質勒諸蕃舉兵攻安西道后命休
璟與宰相計議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請屯置盡
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拜夏官尚書因詣楊再思
等卿輩十不當一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休璟以儒
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幾萬里其間山用夷險障
塞之處皆能言之每行師未嘗敗年八十猶托權近

老不知休唯免

時議
冀復用

斷曰

休璟儒者。頗號知兵。豐州若棄。靈夏何憑。利害說。破議始不行。吐蕃入寇。望裏鮮明。然皆蕃貴習戰。不精。欲爲軍取。披甲先登。六戰皆克。京觀築成。請和使者。宴見猶驚。后因歎息。恨晚用卿。聲名若此。夫豈不榮。

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有文武林。武后時。遷殿中侍御。

史○通○天○中○御○史○孫○承○璟○監○靖○遠○軍○戰○還○自○圖○先○鋒○當○
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爲○中○丞○詔○仁○
愿○敘○其○麾○下○功○仁○愿○因○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
行○所○問○皆○窮○仁○愿○乃○劾○承○景○罔○上○虛○列○敵○級○遂○貶○承○
景○以○仁○愿○代○爲○中○丞○屢○擊○賊○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
以○河○爲○界○北○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
神○然○後○料○兵○渡○河○而○南○時○默○綴○悉○兵○西○擊○突○騎○弛○仁○
愿○請○乘○虛○取○河○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胡○南○寇○
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胡○境○終○

為彼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滿兵以助功威
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
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
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
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
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
費億計初建三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
守備可平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
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怯其心哉後常元楷

代為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龍
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還

朝卒

斷曰

仁愿敘功虛者盡窮承景既貶其職代充朔方突
厥界以河中無隘以塞犯者易攻仁愿表請築城
為衝議者多慮直及始終仁愿固請中宗乃從逃
工盡斬三城忽崇朔方靈武榆林更雄三壘相拒
連喉接烽四百餘里門不設壅兵貴攻戰退守為

庸所以突厥牧馬絕踪始知妙用非例可通

王駿

王駿滄州景城人也擢明經第嘗為桂州都督州兵舊常仰餉衡末駿始築羅郭罷戍卒隸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復遷朔方都護吐蕃率精兵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駿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蕃服夜襲去城五里令曰前遇賊即大呼鼓角應之賊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俄而薛納以兵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之間

亘一舍而近駿往迎訥夜使壯士啣枚塵突賊駭引

此乃倉卒之謀

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後突厥默啜為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久而降者稍稍叛去駿因

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

鄙久必為患使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援表

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單

大陳兵召番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魚米

此乃久安之計

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

沙漠之西。城旁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番。不可徒
欺。出未報而番已叛。乃救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
間行捲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乃誓神曰。駿
事君不忠。不討有罪。當自蒙罰。今士卒無罪。心誠忠
而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番分
二道走。駿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二千。蘭池胡康待賓
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駿討之。元宗以宮人
賜知運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詎
有常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初。駿奏湖方

兵力有餘。願罷知運而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
協。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以駿賣已。乃復叛。卒贈
尚書左丞相。

斷曰

駿為柱督。其功已勞。築郭罷戍。以息轉漕。後遷都
護蕃寇臨洮。駿命所部胡服。夜挑賊疑。有伏自闕。
自逃死者萬計。猶被突鑿突厥復叛。門戶必搔請。
遷淮右魚米。就饒不二十年。勁卒應豪。上書未報。
果叛復遭。救駿往討。風雪正高。及風止。雪忠感若。

招長泉之役。知運同袍。宮人之賜。臣安敢叨。誓死。以免忠敬。孔昭。奈奸忌恨。激蕃咆哮。

郭元振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行。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爲使。因覘敵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亦生。利國家之患。惟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

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不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舍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蓋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舍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保復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于

我則俟斥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
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
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筭后從之
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
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
若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
也后從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携卒誅欽陵久
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凉州
初境廣纔四百里敵來必薄城下元振于南峽口置

有深意

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
自是州無外憂又遣刺史李漢通闢由盡水陸之利
稻收叠衍舊收粟斛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慊易數
十斛治涼五歲夷夏畏慕西突厥蕃烏質勒部落強
盛欵塞願和元振卽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
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卽
死其子娑葛以元振川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
玩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佯爲不知者明
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彼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

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
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駝甚夥。烏質勒之將闕
啜忠節與娑葛交怨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
請追闕啜入宿衛詔許之。闕啜遂行道遇經畧使周
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者。以部落有兵故也。今
獨行入朝。一羈放蕃人耳。何以自全。莫若重寶賂無
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
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
軍。闕啜以爲然。卽勒兵擊于闐。因所獲遣人齎黃金

分遺宗楚客。使就其謀。元振知之。因上疏力辯其不
可。疏奏不省。宗楚客曰。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
以呂守秦處置四鎮。以牛師獎代元振領甘涼兵。召
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知楚客謀。馳報娑葛。娑
葛怒。卽發兵出安西。時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等會。
忽娑葛兵奄至。擒闕啜。殺嘉賓。守素師獎等遂陷安
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宗楚客復表
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
耆以取娑葛。娑葛因遺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

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故我懼死而鬪且請斬
 楚客元振奏其狀因赦娑葛以悌乃得罪流白州楚
 客大怒遂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懼使子鴻
 聞道奏乞留西土不敢歸京師睿宗立詔為太僕卿
 將行安西酋長有整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
 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嘆以聞進
 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講武驪山既三合帝親鼓之
 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燼下將斬之劉
 幽求張說扣馬首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

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為饒州司馬道
 病卒

斷曰

吐蕃乞和請罷鎮兵帝命元振往覘敵情元振還
 奏動靜匪輕四鎮之設原為藩屏蕃地歸我四鎮
 誰爭和望未絕惡難得萌吐蕃猜忌果誅欽陵涼
 州兵寇寇必薄城元振拓境數斛匹繒烏質款塞
 交接以誠會天大雪老拜寒興歸即死矣子欲橫
 行元振往弔哀感不勝助喪贈禮大以為榮怨者

復感獻馬滿庭元振持正楚客奸生纛下免死新
州流傾思舊復起事已無憑

李嗣業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初從討十姓
蘇祿先登捕賊累功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
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爲先鋒所向摧北高
仙芝討勃律表嗣業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婆勒
城據山瀕水聯水作郭以扼王師仙芝至因潛軍夜
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遂提步卒

陞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立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
敵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七八鼓而驅至
勃律擒其主平之遂號爲神通大將大食連兵攻四
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事急嗣業謀曰
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旣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
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不可坐須蒞臨卽
馳守白石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金吾大將軍留
爲疏勒鎮使城一隅屢築屢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
因其處築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至是

誠可格

泉復出初討勃勒過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窮壑識者以爲至誠所感云安祿山反肅宗詔兵追之詔至嗣業嗣業卽引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爲先鋒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祠北賊口李歸仁擁精兵薄戰王師注矢射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王師亂不能整往之氣足以奮人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卽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率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長安遂平進收東都嗣業功多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爲諸軍冠中流矢卧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流血數升卒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匹前後賞賜皆上於官以助軍云

斷曰

嗣業爲將陌刀稱奇往討勃律詔從仙芝吐蕃十萬相抗王師仙芝有令破賊午時不者皆死嗣業

奮○馳○陞○山○擊○賊○又○立○大○旗○敵○因○大○敗○勃○律○平○之○築○
城○致○祭○井○水○并○滋○鳳○翔○謁○帝○帝○喜○可○知○長○安○之○復○
萬○死○不○辭○東○都○進○取○功○配○子○儀○流○矢○旣○中○聞○戰○尚○
披○流○血○而○死○忠○勇○何○疑○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沉○果○有○大○畧○安○祿○山○反○郭○子○儀○
薦○其○能○加○河○北○採○訪○使○光○弼○遂○以○朔○方○兵○五○千○出○土○
門○東○救○常○山○常○山○團○練○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
便有作用
不○殺○而○問○計○焉○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

陽○思○義○因○荅○曰○今○兵○行○疲○勞○遇○敵○不○可○支○不○如○按○軍○
入○守○料○勝○而○出○光○弼○善○之○遂○據○城○待○之○明○日○史○思○明○
兵○二○萬○薄○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
退○移○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
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
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
出其不意妙
懼○引○去○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除○賊○根○本○
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卽○位○詔○光○弼○以○兵○
五○千○入○太○原○前○此○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

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收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斬○崔○衆○以○徇○三○軍○與○稷○莠○斬○莊○賈威震三軍至德二載史思明蔡希德率衆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付朔方而麾下士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撤民屋爲欄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

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兵穴地頽之思明宴

城下倡優居臺上○城下慚辱天子光弼遣人隧地擒取之○玩○弄○敵○人○于○掌○

思明大駭徙牙幔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

地將沉其軍乃佯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

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没于塹城上鼓噪

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去留希德攻太原光

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

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解圍閱

三旬乃歸私寢乾元初拜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乃

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闕洛。當據虎牢。而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遛。其兵自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部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誑之以計。然洛無具糧。危徧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

能據要

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則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則公不如我。陟不能答。遂檄河南尹。縱官吏避賊。督軍趨戰。守備思明至。假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自以五百騎毀賊遊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令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卒伍均。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于潭西。斬千級。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

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
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光弼卽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
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卽請戰賊忿欺急攻
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與安
大清合衆二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
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慮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
未決因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
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
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

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俞惟正辭曰蕃將也不
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
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
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旣而馮瑛望
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救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
却也乃命易壯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
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
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
餘級俘八千餘人擒周摯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

賞罰明

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
始光弼將戰內刃於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
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
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光弼加太尉進圍懷州
思明來救屯兵河清聲言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
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戒之曰賊將高暉李
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
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
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

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

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在光弼今獲希

顥歸不免死逐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

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或曰公降二將何易也

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

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

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口越之右降者見遇二人得

不思奮乎諸將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從

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送之

京師俘獻太廟。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魚朝恩信之。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因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出師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命李抱玉守河陽。遂出師。次北邙。光弼使依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譏○刺○陣於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守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渡

河。保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未幾復拜太尉。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賜鈇券名藏大廟。圖形菱烟閣。北邙之敗。懷恩羞其策謬。故深忌光弼。切骨而往。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中傷。吐蕃寇京師。代宗召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後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為辭。帝令郭子儀輦其母還京。光弼疾將吏曰。後事。荅曰。

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
 布○分○遣○部○將○尋○卒○部○將○卽○以○其○布○為○光○弼○行○喪○號○泣○
 相○聞○帝○遣○使○吊○卹○其○母○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
 少○覆○衆○治○師○整○旅○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
 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
 第○一○其○代○子○儀○為○朔○方○也○營○壘○士○卒○旗○幟○無○所○更○而○
 光○弼○一○號○令○之○容○色○悉○精○明○云○

斷曰

安史盛時弼適為將史雖屢虧恃援不讓饒陽賊

來○一○戰○盡○創○鄭○衆○太○原○主○兵○狂○妄○詔○付○弼○兵○執○兵○
 不○放○弼○怒○斬○之○三○軍○魂○蕩○思○明○來○攻○石○車○挽○撞○突○
 陷○塹○擒○其○兵○半○喪○遠○保○潼○關○近○將○誰○仗○刺○賊○援○矛○
 緝○旌○其○壯○迎○賊○不○前○斬○以○為○樣○大○戰○自○身○無○不○曲○
 當○矯○矯○其○功○猶○陳○罪○狀○然○天○無○私○人○心○相○諒○所○以○
 圖○形○凌○烟○閣○上○

唐書

三



